

明达语言维度与实在样态*

王爱华

(电子科技大学, 成都 610054)

提 要: 本文运用明达语言维度观, 探讨语言与实在的关系。我们首先论证语言因由明达语言维度而具有建构性。语言的建构性和实在概念的复杂性决定了语言和实在没有一一对应的摹画关系。语言呈现的实在是通过各种明达语言操作而建构起来的。我们将语言呈现的实在大概分为两种: 糕点制作式的实在 (cookie-cutter reality) 和红树效应式的实在 (mangrove-effect reality)。然而, 语言建构的实在受外部实在的限制, 并预设语言设定的实在维度。本文最后指出明达语言操作的建构性实在的哲学意义。

关键词: 明达语言维度; 建构性; 糕点制作式实在; 红树效应式实在

中图分类号: B08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 0100(2008)04 - 0011 - 7

The Meta language Dimension and Reality

Wang Aihua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Chengdu 610054, China)

This paper, employing the dimension view of ML (metalinguage), investig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and reality. We argue that language is constructive in the sense that ML dimension in language makes human linguistic behavior social, symbolic, active, and recursive. This dimension reflects an inter-negotiation and inter-transformation between humans and world, objectivity and subjectivity, individuals and social system. Because of the constructive nature of language and also because the notion of reality is complex, language and reality do not correspond with each other in a one-to-one manner. The reality represented by language is constructed by various metalinguistic operations. However, we hold that this constructed reality, which has been roughly classified in this paper into two kinds i.e., cookie-cutter reality and mangrove-effect reality, is constrained by the external reality and presupposes the dimensions of reality which have been established by language.

Key words: metalinguage; constructiveness; cookie-cutter reality; mangrove-effect reality

谈论语言, 我们不得不谈论世界, 因为语言与世界密切相关。本文拟用明达语言 (与对象语言相对) 维度观来探讨语言与实在 (reality) 的关系。明达语言维度观认为, 明达语言是语言、言语和心智的一个维度。本文将论证以下主张: a) 明达语言维度决定语言的建构性; b) 通过语言过滤的实在也必然具有建构性。其哲学意义在于它有助于我们清理哲学上的语言观念论 (linguistic idealism) 与语言实在论 (linguistic realism) 之间的长期争论。

1 实在的含义

受 Dilman (2002: 5 - 6) 的启发, 我们将实在概念区分

为三种不同含义: 第一, “实在”指康德式的本体世界 (the noumenal world), 即“物自体” (the thing in itself)。物自体独立于我们, 不为人类心智、语言或其他表征形式所过滤处理。物自体在本质上是不可知的, 我们永远无法知道物自体的本真 (reality in its purest form)。但物自体是感觉 (sensation) 之因 (cause), 是语言和其他表征系统之源。第二, “实在”指在具体情景中语言所表述的现象实在, 我们称之为建构性实在。这种实在受限于物自体, 取决于明达语言操作, 在语言之内。也就是说, 建构性实在涉及两个因素: 物自体和人类的活动, 即明达语言操作。于是, 建构性实在既有客观性, 也有主观性, 是人类活动 (以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 2005 年度重大项目“ (西) 语言哲学与现代语言研究 ”(05JJD740178) 的阶段性成果。衷心感谢导师钱冠连教授的悉心指导, 然而文责自负。

语言表达相涉的活动)与物自体互动的结果。“实在”的第三种含义是指人类生活的各种维度,也就是 Dilman (2002: 5)所说的“实在维度”(dimensions of reality)。实在维度刻画的是人类生活的世界——确切地说,是我们依赖于语言而生活的世界,类似于 Wittgenstein (1921)所说的逻辑空间(logical spaces),由实存事态(the existence of states of affairs)与非实存事态(non-existence of states of affairs)构成,取决于 Wittgenstein (1953 / 1999: §7)所说的哲学语法。在 Wittgenstein (1953 / 1999: §373)那里,“语法揭示了某物是什么类的实体”。例如,哲学语法告诉我们,物理实体是一种“持续性的独立实存”(a continued and independent existence)。这一物理特性不是任何研究能发现的东西,而是使物理实体研究成为可能的基本前提。表达这个前提的哲学语法展示了一个实在维度。而人们对这个实在维度的获得依赖于我们对语言的习得。因此,实在维度在语言之内,是我们使用语言时想当然的东西。“实在维度”概念的背后隐含着这样的语言观:语言本质上具有对象指向性(object-directed)(Dilman 2002: 5 - 6)。人们在习得语言的同时,也习得了语词的指称对象。“什么为真”与“什么为假”是人们在语言生活的不同情景中所作出的区分,这样的区分以语言所指对象的实存性为前提。比如,当我们追问“某物体在感觉上是否为真”这样的问题时,我们已假设了该物体具有实存性。因此我们可以说,当我们掌握了语言时,我们也同时掌握了各种实在维度。

显然,以上三种“实在”含义有紧密的联系。第一层含义(本体世界)是另外两层含义的前提和来源。由于本体世界是必然不可知的,讨论它将毫无意义。第三层含义(实在维度)是第二层含义(建构性实在)的前提。也就是说,我们只能在实在维度里讨论建构性实在,即各种事物表象。例如,只有在实在维度里,我们才能说:“What he has shown on his tax form is a real loss, not a fictitious one”,“这是凡高的真画,不是赝品”,等等。通过如此这般的话语方式,我们可以断言或否定语言所指对象的实在性。显然,讨论实在维度是否存在是毫无意义的。比如,我说物理实体存在,我并没有提供什么信息。“某物理物体存在”之类的命题不是一个有关存在的命题。对毫无争议的存在物断言其存在并直接用 exist(“存在”)这样的动词作谓语是危险的。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不会说“茶杯是一个物理实体”,真有人要那样说,会令人费解,原因很简单:我们在理解“茶杯是一个物理实体”这句话之前,已经知道了“茶杯”一词所表达的这层含义了。尽管宣称实在维度存在毫无意义,但是探讨实在维度的本质特征却具有重要的价值。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只讨论实在的第二层含义,即在具体语境中语言所谈论的、以本体实在为源,以实在维度为前提的建构性实在。

2 明达语言维度与语言的建构性

明达语言维度观认为,语言、言语和心智都具有明达语言维度。本节将论证,正是这一明达语言维度决定了语言具有建构特性。

2.1 建构主义

建构主义概念的核心是建构过程(Mahoney 2006),强调行为的人工性质。Kant强调思维模式所起的作用,他将心智中的观念(ideas)看成对人们经验的调节原则(regulative principles)。Kant的“范畴”概念是现在所谓的“构造物”(constructs)和“图式”(schema)的最早雏形。Piaget认为,人们通过自我建构来建构自己的世界。自我不断在发展,我们经验的世界也在不断变化。这种发展变化观是有关人类经验的各种建构主义的主题。

1996年,人文科学建构主义协会成立。该协会确立了建构主义的共同主题:人类是“积极的、复杂的、融入社会的、动态发展的自我建构系统”(Mahoney 2006)。该协会有两个重要的主张:(1)人类需求意义;(2)在个人和集体发展中,意义变化是中心。上述观点和其他形式的建构主义有个共同点,那就是强调以下三个因素的至关重要性:主体人、意义变化和社会语境。这三个因素决定了人类有关世界的知识具有建构性。

本文进一步认为,建构主义所强调的三个重要因素内化于明达语言维度之中。所以,我们认为明达语言维度具有建构力。

2.2 明达语言维度的建构力

明达语言是语言、言语和心智的不可或缺的维度。这一明达语言维度观表明,语言具有神奇的明达语言性,任何语言使用都是一种明达语言操作。在这一明达语言操作过程中,对象语言、明达语言、心智和语境等4因素相互交织与互动。这一交互过程可用公式 $ML = dr(mind, OL, context)$ 来表达。由此公式可以看出,明达语言的产出具有三个特征:受对象语言限制(OL-bound),由心智操作(mind-operative),以语境为条件(context-conditioned)。正是明达语言的这三个特征使我们的表征手法具有建构力。

首先,明达语言维度中的“受对象语言限制”和“以语境为条件”这两个因素使人类行为具有社会性和符号性。对象语言和语境是明达语言操作的物质基础。语境的内容涵盖了文化的、历史的、先在的明达语言空间,以及具体的时空情景和本体世界;对象语言包括他人或自己话语的语音、语形和语义。对象语言或者是组合层面的,或者是聚合层面的,或者是整体性的,或者是局部性的。“受对象语言限制”和“以语境为条件”这两个特征表明,表征方式内嵌于社会符号系统。这种社会符号关系隐含了动态变化性,因为个体总是随着文化、社会和对象语言

的变化而变化。这种符号关系还隐含了主体间性,因为语境为整个言语社区或具体语境中言语参与者所共享,而对象语言涉及他人言语(当然也涉及自己的言语),因此,这种符号关系体现了言语参与者之间、言语参与者与整个言语社区之间的协调与互动。语境与对象语言在言语交际中,就像砖、瓦、钢筋或水泥等一样,是客观的建筑材料,但是如何组建这些材料依赖于我们的心智,而心智操作又是明达语言操作。

其次,明达语言维度的心智操作表明,人的行为具有主动性、语言性和递归性。人类心智在对象语言、明达语言、心智和语境4因素的互动过程中起主导作用;心智运作是一个明达语言操作过程,是激活思想语言(Fodor 1975)、处理思想语言自身的过程,由于思想语言与自然语言很相近,所以心智运作过程也是对自然语言的操作过程。心智的明达语言操作过程必然显示出一个持续、积极主动的主体(a continuous active agency)的存在,这显然与决定论(determinism)相反,因为决定论把人类置于一个更强大力量(比如上帝)控制之下,永远处于被动地位。明达语言维度的心智操作表明,人类行为是积极主动的,具有自由意志,不受所谓强大力量的掌管和监控。

人类行为本质上具有语言性。人类心智的明达语言操作表明,人能形成思想意味着他知道怎样使用和娴熟驾驭自己的心智符号。这是一种对心智语词和句法的明达语言操作能力。心智在表征世界和人类经验时,对心理对象语词作出选择。每种选择显示了一种“如何观察世界”的独特视角。大致上,我们观察世界有三种视角:主体性、主体间性和主体-客体间性,三者分别涉及个体主动性、主体之间的互动性、主体与客观世界之间的交互性。并且,人类心智的概念框架是人类认知活动的最基本的东西,人们依靠这些概念框架来解释所有经验。由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概念框架,而同一个人的概念框架也在不断变化,所以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空拥有不同的经验世界。

人类行为具有递归性(不仅是相同行为模式的重演与反复),是因为心智的明达语言操作与自我建构(self-shaping)有密切的关系。心智的明达语言操作关涉有关世界与社会经验的组构。整个明达语言操作过程中,人们置身于由先在文化、具体语境、对象语言、对象语言的言说者、明达语言、明达语言言说者等所构成的关系网络,以身体为基点,去体验关系网络中各因素之间的互动,在这个互动过程中,自我得以形成和发展。很显然,自我的形成与发展变化不可能在笛卡尔式的心智孤岛中进行。由此看来,心智的明达语言操作本质上具有自返性或递归性,我们通过自我建构而建构我们的世界。这与Piaget的建构主义是一致的。

总而言之,明达语言的心智操作在对象语言、明达语

言、心智和语境4因素互动中起着主导性和关键性的作用,使人类行为具有积极主动性、语言性和递归性。这表明,明达语言具有建构力。

3 明达语言与各种实在样态

既然明达语言的建构力决定我们关于世界和社会经验的建构性,那么一个必然的逻辑问题是:如此建构的实在是否具有同一的表现形式?答案是否定的。我们认为,不同的明达语言会建构不同的实在。大体上,整体性明达语言建构糕点制作式实在,局部性明达语言连同整体明达语言建构红树效应式实在。

3.1 糕点制作式实在的样态

“糕点制作”(cookie-cutter)这个比喻常用来解释Kant的形而上学(Devitt and Sterelny 1999: 247),其大意思是说:物自体独立于人,就像面团独立于厨师;人给物自体施加各种概念而建构各种表象,就像厨师给面团施加各种方式的搓揉,以制作各种糕点一样。我们借用这个比喻表达稍微不同的含义:我们仍用“厨师”这个词指代“人”,用“面团”这个词指代“物自体”,但是“糕点制作方式”用以指代“各种明达语言操作手段”,而不是Kant的概念。于是,“糕点制作式”实在指代人们将各种明达语言操作手段施加给物自体而建构的各种实在。

3.1.1 整体性明达语言与糕点制作式实在

我们认为,糕点制作式实在主要是由聚合与组合层面上的整体性明达语言建构的。整体性明达语言操作,如语言的选择和序列组合,内在于命题表达。也就是说,命题表达由整体性明达语言完成。整体明达语言具有化石作用,将命题所表达的内容固化为一种实在形式。不同类型的明达语言操作产出不同的命题,不同的命题以不同的视角言说物自体。

一般而言,组合层面的整体性明达语言与逻辑和规则相联,而聚合层面的整体性明达语言涉及心智语词或概念框架(conceptual schemas)的选择等明达语言操作。因此,同时具有聚合和组合层面的整体性明达语言操作的任一语言表达式,拥有自己特有的逻辑、规则和概念框架。而不同的逻辑、规则和概念框架体现了主体对物自体的不同视角。

具体而言,整体性明达语言如何将对象语言组合排序,必然需要某种逻辑和规则,而逻辑和规则展示了我们如何通过个体和个体之间的关系来观察世界。通过明达语言中的这种逻辑和规则建构的世界必然不是物自体(或面团)本身,而是糕点制作式的实在。例如:

The boy kicked the ball

有三个个体:the boy, the ball和 the action of kicking,这句话的逻辑和规则体现了这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the boy是行为者,kick是行为动词,the ball是受动

者,表达了 the boy 通过行为 kick 作用于 the ball 这一事件(event),并体现了说话人对该事件的视角,即将 the boy 作为说话人关注的主题。这是通过如此表述建构出来的一种实在。同一个事件,如果被表达为 the ball was kicked by the boy,那么体现的是说话人的另一种视角,即将个体 the ball 作为主题和关注的焦点,the boy 被放入了背景之中,呈现给人们的是另一种实在。由于行为动词 kick 必须由有生命的主体来执行,如果某人说 The ball kicked the boy,那他必然是在用一种完全不同的逻辑和规则组构实在,即将个体 the ball 拟人化,当成有生命的个体,于是同样的三个个体,由于明达语言操作不同,呈现给我们的却是完全不同的实在。

上面论述的是组合层面的整体性明达语言操作所产生的实在样态。现在我们来考察聚合层面的整体性明达语言操作所建构的实在样态。聚合层面的整体性明达语言操作主要表现在对隐性的对象语言,即对概念框架(conceptual schemas)的选择性操作。概念框架是我们用以看世界的方式,也是我们思维的基础(Minsky 1974)。一个概念框架可以表征一个对象(object)或概念(concept),对象或概念黏附着各种属性,每个属性具有潜在的值(value)。一个概念框架也可以是数据结构(data-structure),表征的是一个典型情景(stereotyped situation),黏附着几类信息:有些信息是关于如何使用该框架的,有的信息是关于人们能够预期下一步会发生的事的,有的信息是关于如果预期的没有发生该做什么的(Minsky 1974)。不管概念框架表征的是个体还是概念或典型情景,它们都是我们所记忆的构架,渗透于我们看世界和思维的方式,最终渗透于我们使用整体性明达语言的方式之中。概念框架因人、语言、社会和文化而异,原因在于概念框架的内容来自于人与自然世界、社交世界、文化等之间的互动(Baghranian 2004: 305)。换句话说,具有不同历史、文化和语言背景的人会用不同的概念框架和信念框架与这个世界遭遇。概念框架的功用是给我们提供解释和描述世界和人类生活的构架,来自其他文化的人会以与我们完全不同的方式描述、经历和应对同一个世界,这并不令人奇怪。请看一例:如果有人问我“在这个房间有多少样家具?我会对我大脑中关于家具的所有概念框架进行明达语言操作,并以此为据,对房间的家具数一遍,然后回答说“房间里有9件家具”。但是如果你向来自另一文化,该文化没有把一套家具中的不同成分加以区分,而只是把这一套家具作为一个实体来对待,你会对同一问题作出完全不同的回答“房间里有一件家具”。于是,对同一个物自体,就有两种完全不同,但同等正确的描述或糕点制作式实在。它们产生于对不同的概念框架所作的明达语言操作。你把面团这样搓揉,就得到了这样一种糕点,那样搓揉,就得到了那样的一种糕点。

整体性明达语言(无论是聚合的还是组合的)是言语的必然维度,任何言语都必然具有上述如此这般的建构性,为我们提供观察世界的逻辑、规则和框架,为我们建构各种不同的糕点制作式实在。这样的实在不是物自体,而是我们关于物自体的经验和观察。这种经验和观察必然具有局限性和片面性:我们注意到了一物的某些方面,必然忽略了它的其他方面。然而,我们对任一整体性明达语言的选择不可避免地同时选择了如何看世界的方式和视角。也就是说,选择一种明达语言意味着建构了一种实在,或意味着作出了一种本体论承诺。由于世界的复杂性不可抗拒,在决定关注世界的什么、舍弃什么时,我们以及我们的推理机制需要向导(Davis *et al* 1993: 19)。整体性明达语言操作充当了这一角色,引导我们关注什么、舍弃什么、如何去应对纷繁复杂的世界。因此,整体性明达语言操作对我们关于世界的感知和观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综上所述,上文关于糕点制作式实在的分析预设了独立于语言的外在实在,这种实在被看成物自体或“面团”,有赖于各种明达语言操作,才能进入我们的认识视野。这与 Searle (1998)的实在观类似。我们赞同(Searle 1998: 14)的默认观,那就是,我们默认有一个真实世界,这个世界完全绝对地独立于我们的所有表征,比如思想、感觉、观念、语言、话语、文本,等等。这个世界的存在是理性存在的必要充分条件。但是,这个独立于我们表征系统的外在实在,在我们看来,只能通过我们的表征系统而得到理解。在这种表征系统中,明达语言操作尤为重要。只要明达语言操作一进入对外在世界的理解,它必然涉及明达语言维度中各要素(心智、对象语言、明达语言和语境)之间的互动。互动的自然结果是,我们所理解的世界必然不同于外在于我们的真实实在。换句话说,我们所达及的世界不是外在世界本身,而是通过我们表征系统过滤而理解的实在,是明达语言操作作用于外在真实实在的手工作品(handiwork)。

上述糕点制作式实在观可能会受到实在论的种种质疑,还会面临这样一个责难:说石头、树之类的外在物理实在是明达语言操作而创建的实在,这显然不合人们的直觉,而且没有道理。限于篇幅,此处不再详细论述。

3.12 糕点制作式实在的多元性

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些很不一样的糕点制作式实在呢?相对论(relativism)认为,不同的世界观是无法通约的,那么不同的糕点制作式实在之间必然无法通约。但我们并不赞同这种相对论。我们倾向于认可 Baghranian (2004: Chapter 10)所说的多元论(pluralism)。遵循 Price (1992), Baghranian 区分了竖向多元论(vertical pluralism)与横向多元论(horizontal pluralism)。竖向多元论认为,不同领域的话语,其真假值应该视为不同,甚至是

独一无二的。伦理、科学和宗教等各领域关于世界的真的观点不能简约为一个包罗万象的单一的真概念。横向多元论认为,任何一个学科领域对外在事态可以有一个以上的正确解释。基于多元论,我们认为每一个糕点制作式实在是对物自体的一种独特的、唯一的、恰当的、正确的表征。我们只有一个外在实在,但没有人能直接地观其本真面目,我们从各自的角度,通过明达语言操作逼近事物本真。而我们的明达语言操作预设了我们自己的假设和偏见。因此,我们获得的熟知世界只能是关于外在世界的一种样式,他人和他文化有理解外在世界的别样样式。如果从各种学科角度看,不同学科和领域,如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等,对外在世界有不同的解读。各个领域对世界的解读可能相互矛盾,但在自己领域里却是合理的,因为它们对外在世界的理解是它们自己系统里明达语言操作的自然结果。

3.2 红树效应式实在的样态

有一种实在不直接与外在世界或物自体发生关联,而是明达语言操作的直接产物,也就是我们通过对语词的处理而建造的想象世界或可能世界。我们将这种与外在物自体不直接相关,由明达语言操作而建构的实在叫做“红树效应式实在”(mangrove-effect reality),因为这种实在的建构与红树岛的形成过程相似。

常识告诉我们,岛屿给种子提供肥沃的土壤,使其生根、发芽和生长。可红树岛的形成与此相反(Clark 1998: 176)。红树是一种热带常青树。起初,红树种子浮游水中,稍有泥沙,就可以生根发芽,逐渐生发出直立树根,伸出水面,最终形成一棵小红树。树根继续捕获浮游泥土、杂草和各种残骸,逐渐形成小岛。小岛逐渐增多,并相互连接,形成巨大的岛屿群。由此看来,不是先有岛屿后有红树林,而是相反,岛屿由红树逐渐建构。我们把这种现象叫做红树效应。

我们发现这种红树效应现象也体现于明达语言使用中。由明达语言操作直接建构的想象世界或可能世界就是一个红树效应现象。这种想象世界或可能世界就好比红树岛,而语词就好比红树种子和红树,各种明达语言操作就像直立的红树根捕获泥土、杂草和残骸的过程。在这里,语词不是植根于已有的实在里,而是直接通过各种明达语言操作建构了红树效应式实在。语词不是用于描述已经存在的实在,而是直接建构实在。例如,当我们通过各种明达语言操作,来建构复杂文本和论据时,我们同时建构了红树效应式实在,因为这些文本和论据是在各种明达语言操作过程中逐渐成形的。

事实上,在语言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人类对有限文字符号的各种明达语言操作,如对字母、语词、句法规则等的不断运用和组合,已建构了无数红树效应式实在,其中包括那些基本的常用概念,如因果、时间、空间、数字、质

量等,科幻、神话、小说故事等。显然,这些概念和思想不仅在我们的明达语言操作中显现和延伸,而且直接依赖于语言而存在。简单地说,没有语言和明达语言操作,因果、时间、空间、数字、质量以及科幻、神话、小说故事等就出不了场!如果从红树效应来看,在这些概念和思想的建构过程中,语言和明达语言操作犹如红树直立的根,它们吸纳和安顿外在的知性物质(intellectual matter),最终累积而成概念和思想的红树之岛。

3.3 建构性实在的累积

整体性明达语言建构糕点制作式实在,那么局部性明达语言建构什么样的实在呢?我们先看什么是局部性明达语言。局部性明达语言有组合和聚合两个层面。组合层面的局部性明达语言指称和谈论呈现于话语或篇章序列中的对象语言。例如,在话语“Wittgenstein, a great philosopher of language, was Bertrand Russell's student”中,a great philosopher of language就是Wittgenstein的局部性明达语言,它是对Wittgenstein的补充说明。聚合层面的局部性明达语言用以指称或谈论不呈现于话语或篇章序列中的对象语言。例如,话语“you shouldn't talk like that to your father!”就是聚合层面上的局部性明达语言,是对听话人可能刚刚所说的话(对象语言)的评论。

由于局部性明达语言指称、谈论或改述一个话语或一段篇章,它似乎和外在实在没有什么关联。事实上,局部性明达语言是否与实在关联是学术界较有争论的话题之一。Jakobson (1980/1956: 90)认为,改写(paraphrase,一种局部性明达语言)与语词所指对象的本体论地位无关,只与语义发生关联。例如,话语“Centaur is an individual combining the human head, arms and trunk with the body and legs of a horse”是一个明达语言陈述,传递了语词centaur的语义信息,但毫无干涉其所指对象的本体论地位。

分析哲学家们却认为,我们可以通过改写来取消话语所承载的“本体论承诺”(不得不承认我们竭力否认的东西)。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改写话语,将话语中的特称单称词项(例如,金山、非马之类)用恰当的量词变元(variable)替换,那么我们就避免不必要的本体论承诺。我们只需赋予该变元不同的值域,来寻求本体论承诺的基本标准(Quine 1960)。例如,话语The gold mountain exists(作为对象语言)对“金山”的本体论承诺可以通过如下改写方式给予取消:“There is x . If x is gold and a mountain, then it exists”(作为明达语言)。在Russell (1999)看来,这样的改写句(局部性明达语言)与原句表达了同样的思想,但避免了不恰当的本体论承诺。其背后的信念是:局部性明达语言与实在无关。但我们认为这样的方案并不可信。

我们认为, Jakobson和Russell等分析哲学家误解了局部明达语言即改写。他们没能看到改写的真正功能。

我们有必要考查一下“话语 U 本体上承诺了实体 x 是什么意思。这句话至少有两层含义：(1)表明话语 U 与实体 x 之间有关联,即实体 x 的存在是话语 U 本体承诺实体 x 的必要条件；(2)句子“话语 U 本体上承诺了实体 x 意味着“话语 U 蕴涵‘存在实体 x’”。如果话语 U 逻辑上蕴涵了实体 x 的存在,那么该话语就本体上承诺了实体 x。

于是,话语 U 和其本体论承诺之间的关系是蕴涵关系,而蕴涵关系具有传递性 (transitive) (Jackson 1980: 306)。也就是说,话语的改写 (局部性明达语言) 应该和原话语具有相同的本体论承诺。假设 E 代表“存在实体 x”, U₂ 是 U₁ 的改写。根据蕴涵的传递性, U₁ 蕴涵 E, 当且仅当 U₂ 蕴涵 E 于是, U₁ 和 U₂ 必须具有全然相同的本体论承诺。这一结论意义重大,它打碎了 Quine 和 Russell 等分析哲学家对改写具有取消话语本体论承诺这一功能所抱有的幻想。这一结论也驳斥了 Jakobson 所谓的改写与本体论无关的观点。

上述表明,局部性明达语言,如改写,与它相应的对象语言具有相同的本体论承诺。如果对象语言建构了某种糕点制作式实在,它的局部性明达语言也承载了相同的本体论承诺。但我们还认为,局部性明达语言还必然承载比其对象语言更多的本体论信息,那就是它所承载的情感意义 (emotive meaning), 其中包括对对象语言以及对象语言的言说者的情感态度,如赞同、反对或怀疑。即便局部性明达语言是对对象语言的完全重复,它也同样承载着情感意义。原则上,对对象语言的重言反复与其他重复行为没有什么差别。比如,敲门动作可以重复,但是第二次的敲门动作绝对不是第一敲门动作的精确重复 (Harris 1996: 162), 因为即使是同一人做了两次敲门动作,每一次的心理状态至少是不一样的。同理,对于任意一个重复对象语言的明达语言来说,一定存在某种潜在的动机,驱使言说者去重复、改写或解释对象语言。例如,当分析哲学家们把局部性明达语言 “It is quite probable that John will be there for dinner” 看成对对象语言 “There are good probabilities that John will be there for dinner” 的成功改写时,他们认为该对象语言是一个不恰当的表述,对虚本体 good probabilities 作了不恰当的本体论承诺,而局部性明达语言却能取消这个不正当的本体论承诺。

有些局部性明达语言能延伸、修改或理清对象语言,因而必定会建构对象语言所没能承载的实在。每个新增的实在信息必然折射出不同的道德观、意识形态和心理状态。

显然,当整体性明达语言建构了糕点制作式实在的同时,也生成了某种形式的对象语言,为局部性明达语言操作提供了各种可能性。比如,我们可以反复审视那些糕点制作式实在,并从各种角度对其进行局部性明达语

言处理,对其进行鉴定、评判、检验、比较和融合。在如此这般的明达语言操作过程中,各种建构性实在得以成形、扩展、延伸和积累。这正如钱冠连 (2003) 所说,这个世界里活跃着大量的、无穷尽的语言性行为与大量的、无穷尽的言语事件。只要对象语言一经进入或关涉物理世界、心智世界,尤其是社交世界,明达语言操作通常都跟随其后产生。总而言之,整体性明达语言操作建构了一定的实在结构,随后的局部性明达语言在其上建构新的实在。如此这般,建构性实在在糕点制作式实在和红树效应式实在之间逐渐累积,形成各种纷繁复杂的实在样态。

最后要说明的是,累积的建构性实在不是 Churchland (1986) 所拒绝的那种对真知 (real knowledge) 的肤浅反思。相反,建构性实在的累积过程涉及以下两者之间的融合:具有生理基础的明达语言技能和对语词与话语特有的明达语言操作。在这两者的融合之中,我们以明达语言的方式使用语词、处理心智符号,并以此进行思维和行动、表达赞同与反对、解释和辩护自己的主张、批驳对立面的观点,等等。通过这些明达语言操作,作为具有认知能力的存在的人,在思想的海洋中,创建新的景点、新的视野高度,为我们已知的世界增添新的实在。具有明达语言性的语言的确能够扩展我们的想象力和认知视野。

注释

Wittgenstein 的语法概念与语言学家研究的语法和数理逻辑学研究的语法很不一样。Wittgenstein 的语法是一种哲学语法,主要探索我们怎样理解语言并怎样通过语言理解世界 (陈嘉映 2003: 410)。

例如,美国南部的大红树林,从佛罗伦达的基韦斯特岛 (Key West) 的北部到埃佛沼泽 (the Everglades region), 绵延之长,被称为万岛 (Ten Thousand Islands)。这地区的黑红树可高达 80 英尺 (Landi 1982)。

我们援引 Caffi 和 Janney (1994) 对 emotive meaning 的界定,将其看成一个总括词,涵盖语言所表达的情感、态度和各种关系取向 (relational dispositions)。

Churchland (1986) 担心,如果不排斥我们通过语言表达式对真知的肤浅反思,我们会错误地将所有思想和认知都描述为伴随有对类似句子的符号串的无意识排演 (unconscious rehearsal), 从而对那些强有力的、以模式和原型为基础的编码熟视无睹。而这些熟视无睹的编码却具有生理和进化的基础。

参考文献

- 尼古拉斯·布宁 余纪元. 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 [Z].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1.
钱冠连. 论工具性语言扩展式——西方语言哲学研究之

- 八 [J]. 语言学科, 2003 (3).
- Baghramian, Maria. *Relativism* [M].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2004.
- Caffi, C., and Janney, W. Toward a Pragmatics of Emotive Communication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1994 (22).
- Churchland, P. M. *Neurophilosophy* [M]. Cambridge: MIT Press, 1986.
- Clark, Andy. Magic Words: How Language Augments Human Computation [A]. In Peter Carruthers and Jill Boucher (eds). *Language and Thought: Interdisciplinary Themes* [C].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 Davis, R., Shrobe, H., and Szolovits, P. What is a Knowledge Representation? [J]. *AI Magazine*, 1993 (14).
- Devitt, Michael, and Sterelny, Kim. *Language and Realit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M].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9.
- Harris, Roy. *The Language Connection: Philosophy and Linguistics: Bristol introductions* [M]. Bristol, U. K.: Thoemmes Press, 1996.
- Jackson, F. Ontological Commitment and Paraphrase [J]. *Philosophy*, 1980 (55).
- Jakobson, R. Metalanguage as a Linguistic Problem [A]. In Ladislav Matejka and I (eds). *The Framework of Language* [C]. R. Titunik Ann Arbor: Horace H. Rackham School of Graduate Studies, 1980/1956.
- Karni ibff-Smith, Annette. *Beyond Modularity: a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 on Cognitive Science: Learning, Development, and Conceptual Change* [M].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2.
- Landi, V. *The Great American Countryside* [M]. London: CollierMacMillan, 1982.
- Mahoney, Michael J. What is Constructivism and Why is it Growing? [J]. *Contemporary Psychology*, 2004 (49).
- Minsky, Marvin. A Framework for Representing Knowledge [J]. *MIT-AI Laboratory Memo*, 1974 (306).
- Piaget, J. *The Origins of Intelligence in Children* [M].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1952.
- Price, H. Metaphysical Pluralism. *Journal of Philosophy*, 1992 (89).
- Quine, W. *Word and Object* [M]. Canifomia: th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1960.
- Russell, B. Descriptions and Incomplete Symbols [A]. In Baghramian, M. (eds). *Modern Philosophy of Language* [C]. Washington, D. C.: Countepoint, 1999.
- Searle, J. R. *Mind, Language and Society: Philosophy in the Real World* [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8.
- van Fraassen, B. *The Scientific Image*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 Wittgenstein, Ludwig.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M].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 Chengcheng Books Ltd, 1953/1999.

收稿日期: 2008 - 04 - 21

【责任编辑 李洪儒】

严正申明

近来,不时传来有人代表我刊征集、组织稿件的消息。本刊郑重声明如下。

第一,除特约主持人外,我们从来没有委托任何人代表本刊组织稿件。

第二,本刊录用稿件的唯一标准是稿件的质量;唯一目的是服务学者,推动学科发展。

第三,诚请作者将稿件直接投寄编辑部(150080 哈尔滨市南岗区学府路 74 号黑龙江大学《外语学刊》编辑部)。本刊不接收邮寄给个人的稿件,千万不要委托他人转交,以免遗失或影响处理。

第四,咨询电话: 0451 - 86609913 (主编室), 0451 - 86608322 (编辑室); email: zhaoxia01@ sina.com

《外语学刊》编辑部